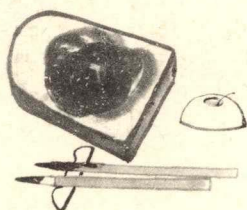


乐黛云。著

跨越文化边界

—— 学 术 随 笔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乐黛云。著

跨越文化边界

——学术随笔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越文化边界 / 乐黛云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2. 8

ISBN 978 - 7 - 5473 - 0508 - 9

I. ①跨… II. ①乐… III. ①文化—研究—世界
IV. ①G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7847 号

跨越文化边界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92 千

印 张: 9.125 插页: 2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73 - 0508 - 9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写在前面

我这后半辈子，竟然和“跨”字结下了不解之缘：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跨古今……既然要“跨”，首先就必须具有至少两个领域的知识，能掌握驾驭研究两个以上领域的理论。然而这两者我都很歉然。遗憾终身的是没有一门外语是“科班出身”，称得上精通。理论学习虽然力求跟上世界前沿的思考，但也不过泛泛。更致命的是从25岁至50岁的青春年华，全都消磨抛洒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风暴中。直到年已半百，惊回首，重拾毕生向往的学术研究，虽颇有点“九死而犹未悔”的味道，但终究根基不牢，成就不过尔尔。老伴看我学得辛苦，总是埋怨：“何必尽是挑那力所不能及的事来做？”甚至写了一首打油诗赠我，诗云：

摸爬滚打四不像，

翻江倒海野狐禅。

革故鼎新心在野，

转识成智觉有情。

“四不像”也好，“野狐禅”也好，我就是这样走过了 30 年。回首往事，感到自己写得较好的，倒是这些灵光一现的学术随笔，它们不是高论，却也胜似高论，不求四平八稳，只求真诚地显出深心的一得之见。因此不揣浅陋，汇集于此。第一部分大体是从多种文化角度来谈文学欣赏；第二部分是谈在新世纪如何对待全球化问题；最重要的是我近年来刻意追求的关于“缔造和平的根本途径是塑造新的精神世界”的思考。正如一位著名的国外学人所说，如果我们暂时改变不了世界，那我们至少可以先改变世界观。最后一部分是和几位著名人物的对话，包括杜维明、成中英、舒衡哲、金耀基、余华等。在这些真诚的对话中，我虽卑之无甚高论，但却在很长的时间跨度中为对方留下了他们不经意留下的音容笑貌。

乐黛云

2012 年 6 月 5 日

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目 录

写在前面 乐黛云 / 001

不同文化中关于月亮的传说和欣赏 / 001

从镜子的隐喻所想到的 / 008

作为《红楼梦》叙述契机的石头 / 018

问世间“情”为何物? / 022

鲁迅心中的中国第一美人 / 030

300 多年前中国女作家陈端生的想象和梦幻 / 041

十里洋场邵洵美 / 049

文化自觉与中国梦 / 058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与文学研究 / 063

中国的文化遗产及其传递 / 073

漫谈女性文学在中国 / 079

异国心灵的沟通 / 084

三次中西相遇 / 090

建构另一个全球化 / 104

“欧洲中心论”之后会是“中国中心论”吗? / 111

跨文化对话的话语问题 / 115

比较文学怎样从低潮走向高潮 / 117

文化转向的风标 / 121

漫谈佛教在欧洲的影响 / 125

生态文明与后现代主义 / 128

小议文化对话与文化吸引力 / 135

关于文化输出 / 140

祝中国文学人类学再上新台阶 / 143

国际汉学发展的新趋势 / 147

换一种方式思维：中国视野 / 153

缔造和平的根本途径是铸造新的精神世界 / 157

肩起黑暗的闸门 / 163

情感之维 / 168

知识的价值与传播 / 171

提高当前人文学术研究的关键 / 174

历史与记忆	乐黛云 vs 舒衡哲[美]	/ 178
文化趋同还是文化多元	乐黛云 vs 金耀基	/ 191
关于现代性的访谈和对话	乐黛云 vs 杜维明	/ 213
回忆、怀旧和未来	乐黛云 vs 成中英	/ 249
活着·尊严·机遇	乐黛云 vs 余华	/ 274

不同文化中关于月亮的传说和欣赏

世界各地都有说不尽的关于月亮的诗文和民间传说。月亮永远是人类欢欣时分享快乐的伴侣,也是忧愁时诉说痛苦的对象。但是,不同文化却对月亮有不同的描述,他们对月亮的欣赏角度和欣赏方式也往往是各不相同的。

在中国文化中,月亮首先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孤独的象征。几百年前,一个美丽的少女,吃了长生不死的灵药,她感到身轻如羽毛,一直飞升到月亮之中。在那里,她永远美丽年轻,陪伴她的只有玉兔和吴刚。玉兔永远重复着捣药的动作,年轻力壮的吴刚则被罚砍树,砍断了又重新长上,年复一年,永无休止。总之,时间消逝了,不再有发展,空间也固定了,不再有变化。然而这个名叫嫦娥的少女却并不快乐,她非常寂寞,正如一首诗中所写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在中国诗歌中,月亮总是被作为永恒和孤独的象征,而与人世的烦扰和生命的短暂相映照。李白最著名的一首《把酒问月》诗是这样

写的：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今天的人不可能看到古时的月亮，相对于宇宙来说，人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然而月亮却因它的永恒，可以照耀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人们。千百年来，人类对于这一“人生短暂和宇宙永恒”的矛盾完全无能为力。我们读李白的诗时，会想起在不同时间和我们共存于同一个月亮之下的李白，正如李白写诗时会想起也曾和他一样赏月的、在他之前的古人。正是这种无法解除的、共同的苦恼和无奈，通过月亮这一永恒的中介，将“前不见”的“古人”和“后不见”的“来者”联结在一起，使他们产生了超越时间的沟通和共鸣，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李白终其一生总是把他对永恒的追求和月亮联系在一起。他的另一首诗《月下独酌》写道：“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在深夜绝对的孤独中，他只有永恒的月亮和自己的影子作伴。虽然三者之间也曾有过快乐的交会，但那只是短暂的瞬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李白所向往的是永远超越人间之情，和他所钟爱的月亮相会于遥远的星空银河之上，即这首诗的结尾所说：“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传说李白死于“江中捞月”，他于醉中跃进江里，想要拥抱明月，

他为明月献出生命，也就回归于永恒。

日本文学也有大量关于月亮的描写，但日本人好像很少把月亮看作超越和永恒的象征，相反，他们往往倾向于把月亮看作和自己一样的、亲密的伴侣，有时甚至把月亮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而对它充满爱怜。例如13世纪的道元禅师（1200～1253）曾经写道：“冬月拨云相伴随，更怜风雪浸月身。”有“月亮诗人”之美称的明惠上人（1173～1232）写了许多有关月亮的诗，特别是那首带有一个长序的和歌《冬月相伴随》最能说明这一点。序是这样写的：

元仁元年（1224）十二月十二日晚，天阴月暗，我进花官殿坐禅，乃至夜半，禅毕，我自峰房回到下房，月亮从云缝间露出，月光洒满雪地。山谷里传来阵阵狼嚎，但因有月亮陪伴，我丝毫不觉害怕。我进下房，后复出，月亮又躲进云中，等到听见夜半钟声，重登峰房时，月亮又拨云而出，送我上路。当我来到峰顶，步入禅堂时，月亮又躲入云中，似要隐藏到对面山峰后，莫非月亮有意暗中与我作伴？步入峰顶禅堂时，但见月儿斜隐山头。

这时，他写了两句诗：

山头月落我随前，夜夜愿陪尔共眠。

接着，他又写道：

禅毕偶尔睁眼,但见残月余辉映入窗前。我在暗处观赏,心境清澈,仿佛与月光浑然相融。

最后,他写出了最为脍炙人口的两句诗:

心境无翳光灿灿,明月疑我是蟾光。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引录了这首诗,并分析说:这首诗坦率、纯真、忠实地向月亮倾吐衷肠的 31 个字韵,与其说他是所谓“与月为伴”,莫如说他是“与月相亲”,亲密到把看月的我变为月,被我看的月变为我,而没入大自然之中,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所以残月才会把黎明前坐在昏暗的禅堂里思索参禅的我的那种“清澈心境”的光误认为是月亮本身的光了。

川端康成还指出,这首和歌是明惠进入山上的禅堂,思索着宗教、哲学的心和月亮之间,微妙地相互呼应,交织一起而吟咏出来的,它是“对大自然,也是对人间的一种温暖、深邃、体贴入微的歌颂,是对日本人亲切慈祥的内心的赞美”。明惠的诗和川端康成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与李白的诗完全不同的观赏月亮的视角和意境。

希腊神话中的月神塞勒涅(Selene)也是一位美丽的女神。她身长翅膀,头戴金冠每天乘着由一对白马牵引的闪闪发光的月车,在天空奔驰,最后,隐没在俄刻阿诺斯(Aceanus)河里。在希腊女诗人萨福的笔下,塞勒涅是一个美丽的少女,手执火炬,身后伴随着群星。月神爱上了美少年恩底弥翁(Endymion),恩底弥翁是一个生命短暂

的凡人，因为塞勒涅爱他，神就使他青春永驻，但他必须长睡不醒。月神每天乘车从天空经过，来到她的情人熟睡的山洞，和这个甜睡中的美少年接吻一次。神话中说，正是由于这种无望的爱情，月神的面容才显得如此苍白。在这个神话中，美少年恩底弥翁得到了永恒，他付出的代价是无知无觉，和嫦娥一样远离人世。人类总想摆脱时间，追求永恒，其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即使他们成功了，他们得到的永恒也不是幸福，而是成为异类，永远孤独。塞勒涅和嫦娥的故事都说明了这一点。希腊月神和希腊神话中的其他神一样，都是有爱、有恨、有嫉妒，精神上过着类似于凡人的世俗生活。

西方现代诗歌关于月亮的描写往往也富有更多人间气息。下面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一首《月之愁》：

今晚，月亮做梦有更多的懒意；
像美女躺在许多垫子的上面，
一只手漫不经心地，轻柔地
抚弄乳房的轮廓，在入睡之前。
她的背光滑如缎，雪崩般绵软，
弥留之际，陷入了长久的痴愣，
她的眼在白色的幻象上留恋
那些幻象花开般向蓝天上升。
有时，她闲适无力，就向着地球
让一串串眼泪悄悄地流呀流，
一位虔诚的诗人，睡眠的仇敌，

把这苍白的泪水捧在手掌上，
好像乳白石的碎片虹光闪亮，
放进他那太阳看不见的心里。

这样来描写月亮，在东方人看来，多少有一点儿亵渎。波德莱尔的月亮不像李白的月亮那样富于玄学意味，也不像明惠禅师的月亮那样，人与自然浑然合为一体。在波德莱尔笔下，月亮是一个独立的客体，它将苍白的泪水一串串流向大地，流到诗人的心里；在月下想象和沉思的诗人也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在另一首波德莱尔的诗《月的恩惠》中，诗人幻想着月亮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月亮轻步走下了云梯，
毫无声息地穿过窗门的玻璃；
于是她带着母亲的柔软的温和，
俯伏在你上面，
将她的颜色留在你的脸上。

在这首诗中，月亮是独立的客体，又是诗中行动的主体，人和自然的关系无论多么亲密，始终是独立的二元。这也许正说明了东方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不同。

总之，三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诗人用不同的方式，欣赏和描写月亮，却同样给予我们美好的艺术享受。如果我们只能用一种方式欣赏月亮，岂不是我们的重大损失？无论排除哪一种方式，都不能

使我们对欣赏月亮的艺术情趣得到圆满的拥有。我想用不同文化的人们对于月亮的欣赏作为例子来说明不同文化可以通过一种“中介”达到互相理解和认识。诗和传说中的月亮就是这样一种“中介”，它可以使不同文化的人们欣赏并拥有另一种文化，而得到在本民族文化中不能得到的艺术享受。

从镜子的隐喻所想到的

一

类比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一个比喻,如果偶尔提及,那只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说明某一问题;如果在某一领域被多次提到,并成为反复说明某种理论的依据,那么,它本身就成为构筑这一理论的组成部分。在中西诗学中,镜子就属于这样一种比喻。

西方从柏拉图开始,就用镜子作为比喻来说明文学艺术的模仿特性。他认为艺术家就像旋转着镜子的人一样,“拿一面镜子四面八方地旋转,你就会马上造出太阳、星辰、大地、你自己、其他动物、器具、草木……”在他看来,绘画、诗歌、音乐、舞蹈、雕塑都是模仿,犹如镜子中的景象。在柏拉图之后,镜子这个隐喻在诗学领域内长期被沿用,并派生了多方面的意义和用法。

沿着柏拉图的思路,镜子被许多西方诗学家用来比拟映照出周围世界的艺术作品。古罗马修辞学家西赛罗认为喜剧是“生活的摹

本,习俗的镜子,真理的反映”,这句话曾被广泛引用;荷马的史诗《奥德修纪》被称为“人类生活的明镜”;莎士比亚被认为“应该受到这样的称赞:他的戏剧是生活的镜子”。

但是,镜子隐喻毕竟是用两维的平面来反映多维的生活,当 19 世纪长篇小说兴起,反映的生活更为复杂时,镜子的隐喻就被赋予了动态的性质。例如法国作家司汤达就说:“一部小说是一面在公路上奔驰的镜子”,意思是说文学应在运动中反映生活。卡夫卡在讨论毕加索的画时更指出毕加索的艺术“是一面像表一样‘快走’的镜子”,它“记下了尚未进入我们意识范畴的变形”。

然而,文学艺术毕竟不只是反映客观世界,它与作者的思想感情密切相关。16 世纪英国诗人马洛已开始指出诗歌不仅反映周围的客观现实,同时也反映了诗人主观的心灵,他说:“诗就像永不凋谢的花朵,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就像镜子中反映的一样。”浪漫主义的前驱、德国诗人歌德进一步借少年维特之口,喊出:“啊!要是我能把它再现出来,把这如此丰富、如此温暖地活在我心中的形象,如神仙似的哈口气吹到纸上,使其成为我灵魂的镜子,就像我的灵魂是无所不在的上帝的镜子一样,这该有多好啊!”这里,歌德强调的是作品不仅反映外在世界,而且也反映作者的灵魂,而作者的灵魂又像镜子一样,映照着上帝的意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进一步指出:“诗歌也是一面镜子,它把被歪曲了的对象化为美。”列宁曾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他虽并不真正了解革命,但他的作品确实“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的确是我们革命中的农民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一面镜子”。可见